

南史

九

列傳第五

南史十五



劉穆之

曾孫祥從子秀之

徐羨之

從孫湛之湛之孫孝嗣嗣孫君倩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韶弟祗韶孫珪

劉穆之傳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

南傳五

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即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

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旣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爲守蕃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功高勳重

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譴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

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
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
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
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
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
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
帝坐與齡石並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
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
司馬如丹楊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
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

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
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
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
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
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
機危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
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
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左僕
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
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

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揔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旦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家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省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豪

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切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

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
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
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
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旣備寵
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
旣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
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
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
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
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

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
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
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
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
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閣屯夷旋觀終始
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共乃懷布之朝聽
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
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
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

笑曰卿不聞驥駟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
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
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
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
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
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棋柳江氏
兄弟戲之曰棋柳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
復截髮市穀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
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楊尹將召妻兄弟妻泣
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

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拌貯棋柳一斛以進
之元嘉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
祭墓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
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
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
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
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
因數孫皓歌荅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旣
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
似鰻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

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勛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脩削爵為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以泥洹輦送葬為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

犯贓貨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為南徐州以瑀為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

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荅曰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

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師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後為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族叔秀之為丹楊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躍叫

呼於是亦卒謚曰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敞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踈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未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

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儻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

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
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噐以女妻
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
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
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
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
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脩
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
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
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

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
弒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
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
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
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都下
貧子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
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徵兵於
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
楊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楊與子弟聽事

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
試以粟遙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
入焉其言遂驗時賒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
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用遷尚書右
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赦宜
以徙論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
若遇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
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
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爲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

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
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疋
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傳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
父祚之上虞令羨之爲桓循撫軍中兵參軍與
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
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
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
平拓地萬里唯有小恙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

輕豫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為丹楊尹揔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癘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

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為長武帝不豫加班劔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眾宮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

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
敗應脩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
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
之謀旣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
不許及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
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
訖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
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
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敷勸甚苦復奉詔攝
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

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門外時
謝晦弟矚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
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
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羨之初
不應召上遣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
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羨之年少時嘗
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
貴相而有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
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
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

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爲
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
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
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
殿東鳩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祕書
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
寵任爲丹楊尹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
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黨
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
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

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
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羨之旣誅文帝特宥佩之
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逵
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爲彭城沛二郡太
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
令立功反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待剋當
即授荊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
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
長且湛之致節之胤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

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為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摠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

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

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勛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噐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勛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棊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楊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款曄所連有司以湛之閔豫逆黨事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

上不許湛之詣闕上疏請罪以爲初通其謀爲誘引之曄曄等並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殷勤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言深加拒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爲虞便以閔啓懼成虛妄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督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徃徃難測臣顧

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
啓臣雖駑駘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劔
爲易而覲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
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耻方來貪及視息少
自披訴乞蒙隨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
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爲南充州刺
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
脩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
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
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

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
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爲丹楊尹領太
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
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
奔爽等軌子也湛之以爲廟筭特所獎納不敢
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
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
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撓又以事歸
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
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以朝

事采心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被愛而鑠妃即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殺之

且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爲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筭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鞮爲書侍御史蔡準所奏

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
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卽是令僕人
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爲齊高帝驃
騎從事中卽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
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
太宰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
將來必爲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
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
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
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

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
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
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
之南復爲離宮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
也孝嗣荅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
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
甚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
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爲尚書右僕
射隆昌元年爲丹楊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
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卽還家

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
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
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
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
射明帝即位進爵爲公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
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
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爲令人情物望不及孝
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
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晝卧
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

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
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
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
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
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
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祐誅內懷憂恐然未嘗
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懷惶惑見孝嗣入官乃
安然群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
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爲應
四五日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

空固讓求解丹楊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即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剥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

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叡筮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劔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謚頃子

緄子君蒨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曳翠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謹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翫次於弘也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傳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怙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

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荅即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

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揔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劔二十人少帝

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彦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爲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

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迪每深誡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

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並早卒隆少孤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爲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爲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

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稔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碁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之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

事理然也從之出爲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戶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傳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

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長安平以爲琅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位丹楊尹護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劔二十人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

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構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旣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

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

不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襍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巳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鳥集舩悲鳴會

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詩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叅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

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韶字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字係宗位負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爲吏部尚

書以珪爲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飢彫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肯不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爲爾見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

右耳乃用爲安成郡丞

祗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祗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爲領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于廣陵謚曰威侯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爲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旦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爲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傳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王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

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効也道濟
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韶祇
克傳胤嗣其木鴈之間乎

列傳第五

南史十五

列傳第六

南史十六

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毛脩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脩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邈

王鎮惡傳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踈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寓食毘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

南傳六

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毅

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荅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

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爲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

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尅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鼂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鼂池令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旣而鎮惡等至潼關爲偽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

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旣得義租紹又病死偽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嶮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旣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

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霸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収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

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者深憚之田子峽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

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
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
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
率王智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
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
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
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傳國至曾孫
叡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傳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爲將伯父憲及

南傳六

五

斌並爲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温伐真於壽陽真
以憲兄弟潜通温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温壽
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温怒將斬之温弟
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陽
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而死齡石少好武不
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翦
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
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
石伺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剋京城以爲建武參
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

兵刃相向乞於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爲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爲劫郡縣畏不能計齡石至縣僞與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爲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爲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

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思等於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

獲道福斬于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師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論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剋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爲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義真敗于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主簿叔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旄魏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旄旣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

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旣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稍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脩之傳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仕桓玄

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洄洲脩之力也宋武帝以爲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旣有斬玄之謀又父伯並在蜀帝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帝表脩之爲龍驤將軍配兵遣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言狀帝乃令冠軍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

伐蜀脩之固求行帝慮脩之至蜀多所誅殺且
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脩之
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
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成洛
陽脩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
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
桂陽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
入魏脩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爲
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脩之嘗爲羊羨
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

太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
官令常如故後朱脩之俘于魏亦見寵脩之問
朱脩之南國當權者爲誰荅云殷景仁脩之笑
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講
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脩之具
荅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脩之悲不得言直
視良久乃長嘆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
去來言脩之勸魏侵邊并教以南禮制文帝
甚疑責之朱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
脩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

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脩
母所住處牀帳屏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
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
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
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
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四壁武
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傳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涇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
漢末失土寄馮翊置涇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

南傳六

傅氏悉屬涇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
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祇晉司徒後封靈州
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涇陽曾祖暢祕
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石氏亂度
江洪軍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儻有大志
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
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弘之素習騎乘於
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羗胡觀者數千並
歎稱善留爲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義
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

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不爲之屈時天
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脩之傳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
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謚益州刺史脩之初為
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
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
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
彥之自河南回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
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旣久母常悲

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
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
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雲中鎮
將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
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
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脩之及
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
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脩之懷明懼禍同奔馮
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脩之名位素顯傳
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爲天子邊人見傳詔

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脩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拖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鳥飛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雍土時飢脩之僞與之同旣而遣使陳情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脩之不同更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

前乃退脩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已執義宣脩之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睹之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麪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脩

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至建鄴牛奔墜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侍卒謚貞侯

王玄謨傳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繇竺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為新興鴈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為

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為荊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為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碣磔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鞀動天

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前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

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碣磔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碣磔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

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
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
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
之並免官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
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
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
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
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
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
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

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
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
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荅曰玄謨啓明白之
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申卿
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
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為金紫光祿大夫領太
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
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
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
恠常呼為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

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噐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食鮑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

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旣垂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笥袖鎧頃之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

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
深子績嗣深弟寬秦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
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
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
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
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
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
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
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

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
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
景文兄措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
人兄邪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
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
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爲永
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
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
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
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

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

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

王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竒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沂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温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衄枋頭則光宅

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衣非藉人譽一
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
非樹竒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
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
及金墉請吏元勳旣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
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崤渭陳師天
嶮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闢故知英筭所包先勝
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彊陣爲宋方
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脩之傳弘之等以
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
不幸矣脩之涓臺之守有踈勒之難苟城節在
焉所在爲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
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
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
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蹙境亡師固其宜
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瞻傲恨不悔卒
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邈行已
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